

太谷縣志總目

卷一

圖考

星野
公署

疆域
學宮

山河
書院

城池
十景

星野

疆域

附
關隘
津梁

卷二

沿革

山川

城池

附
村堡
岩墩
營房

公署 附坊表

學校

壇廟 附寺觀

卷三

古蹟 附碑碣塚墓

水利

田賦 附鹽法

風俗 附土產

職官

名宦

卷四

科目

附鄉飲

仕籍

附封典

卷五

人物

分封
篤行

功勛
耆善

忠烈
仙釋

宦蹟

儒林

列女

卷六

藝文上

御製 附明勅諭 疏 檄 序 記

卷七

藝文中 傳 墓誌

卷八

藝文下 墓表 附祭文 賦 詩

太谷縣志卷六

藝文

陽邑雖僻壤而忠臣烈士渥荷

恩綸自外簪黼一命之榮

制誥所垂褒逾華袞蓋我

國家武功文德方隅一區尚彪炳如是邑人士所由
沐浴

化澤吮毫操觚多能文章者由此其選也首

御製次奏疏餘以類附焉志藝文

御製

諭祭張凌霞文

皇帝諭祭張凌霞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恤死
報勤國家之盛典爾張凌霞賦性忠直國爾忘身
禦敵衝鋒奮勇陣歿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
魂嗚呼聿昭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
尚克歆享

諭祭牛天昇文

皇帝諭祭於原任貴州提督牛天昇之靈曰振稜威於

邊徼軫茲效命之臣稽優卹於朝章式是褒忠之
典旣分閫以勞殲報國自宣綸而馨薦明恩爾牛
天昇早肄戎經曾嫻武備挽強示雋預高選於掄
材環衛申嚴共更番於屬籍當干城之簡任備歷
營門迨檠戟之崇膺旋開幕府凡茲遷擢咸著靖
共邇因小醜之不庭命佐元戎而致討雄關移鎮
資執銳以前趨虎旅分提藉揚麾而窠入方冀功
成折首紀嘉績於旗常何期變迫捐軀殞英姿於
鋒鏑宜憫臨危之義彌深禦侮之勞爰備飾終特

隆諭祭於戲聞鼓鼙而致悼死綬之烈難忘秩籩
豆以施榮汗簡之光永渙靈而不昧庶克來歆乾
隆三十八年十月

御製牛天昇碑文

朕惟勅司勲而核實首重知方膺專闔以宣勤無
慚就義賁寵永垂於冊府昭忠宜著於綸章爾原
任貴州提督牛天昇甲科早列宿衛曾膺旋分職
於西江遂抒鈐於東粵尋叅軍務克副戎機襄水
峴山初開玉帳巴雲劔閣更剖牙璋方階級之頻

加每敬共而匪懈爰膺特簡俾提印笮之師復勵
遄驅卽督黔陽之旅遐徼正資其薄伐丹忱寧忘
於死綏卹贈從優馨香以報嗚呼致果曰毅靖節
不渝易名垂竹簡之光表墓煥松阡之色壽諸貞
石示爾來昆乾隆三十九年十月

上諭

內閣奉

上諭提督牛天昇在四川軍營打仗出力屢著勞績前
因在木果木陣亡特降諭旨查明伊子令其承襲

世職茲經御前大臣將伊子帶領引見據其長子牛敬一奏稱原係文學未習弓馬情愿將世襲讓與伊弟牛敬憲承襲情詞殊爲可憫牛敬一旣經入學鄉試尚堪造就着加恩賞給舉人俾令力學奮勉以冀有成所有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世職卽着牛敬憲承襲交與該撫對品以都司補用仍令其隨營學習訓練弓馬勉圖上進以付朕優恤成全至意欽此

欽定功臣張凌霞傳

張凌霞山西太谷人乾隆二年一甲二名武進士授二等侍衛出任福建督標右營叅將十二年擢中軍副將時建寧匪賊魏現等聚眾竊發凌霞直搗其巢將首從悉行擒獲十五年擢雲南開化鎮總兵十六年

賞戴花翎並貂皮緞疋嗣被劾革職回籍二十二年命往西路軍營効力凌霞至營隨定邊將軍兆惠擊賊兩次著有勞績二十三年七月署守備管領綠旗官兵十月進波羅泥都霍集占將軍兆惠率師三

千人自阿克蘇直搏葉爾羌逆猗統賊二萬餘屯
集重圍凌霞爭先衝擊斬戮賊人數十身負重創
歿於陣

賞恤照陣亡守備例

恩廕衛千總長子爾清襲

欽定功臣牛天畀傳

牛天畀山西太谷縣人乾隆七年武進士授三等
侍衛十三年推陞江西興國營都司歷任廣東將
軍標遊擊湖北德安營叅將調任撫標中軍叅將

陞湖南寶慶協副將湖北襄陽鎮總兵三十六年
母憂服闋補四川川北鎮總兵隨征金川由木坪
進兵攻克甲金達時賊衆分據險要天畀偵得蒲
松崗一徑可通督兵越險六日而深入其地三十
七年春克達圍翼出被圍將卒數百人乘勝據木
耳寨日隆關至巴朗山與大軍會旋分兵從南山
梁進克斯當安寨

賞戴孔雀翎夏克日耳寨斷賊糧道

賜荷包紫金錠等物七月由薩爾雜谷南山梁取木蘭

大各集三
三
壩蒙古八卦諸寨三十八年將軍溫福移兵攻昔
嶺調天昇統領空卡一帶滿漢官兵五月奉

旨加授貴州提督六月十二日聞木果木大營之變麾
兵赴援陣亡

賞恤照旗員一品大臣例謚曰毅節

詔列次五十功臣圖像紫光閣贊曰綠營健將掃馘拉
境躬犯矢石扞衛昔嶺經數十戰兵不挫衄臨危
授命於木果木世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次子牛
敬憲承襲發本省以都司補用復

賜其長子牛敬一爲文舉人

明勅諭

附

陳璧任西寧道

勅諭陝西布政司左叅議陳璧西寧甘肅地方廣闊糧草浩繁難以一人總理今特命爾前往涼州專以監督西寧莊浪廣儲常盈豐盈五倉稅糧鹽糧料豆草束務在催徵以時收貯如法兼管各該地方屯田水利嚴督該管官司每歲乘時整理如有各府州縣部運官吏人等故違限期及私自侵欺

花費或收支官攢人等通同空出盜賣那移作弊
或無籍之徒兜攬誑騙恣意打攪倉場及官豪勢
要之家侵奪水利妨廢灌溉田苗者文職六品以
下并軍旗人等聽爾就彼拏送所在問刑衙門依
律問擬照例發落干礙軍職并文職五品以上應
奏請者具奏拏問爾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使
人心警懼奸弊革除邊儲充積水利通行斯爲爾
能如或因循怠忽廢職悞事責有所歸爾其勉之
慎之正德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陳璧任郴桂道

勅諭湖廣按察司副使陳璧今特命爾整飭郴桂衡
永等處兵備專在郴州往來提督各該軍衛有司
并巡哨等項官兵民快人等修理城池操練軍馬
防禦賊寇撫安人民禁革奸弊問理詞訟督徵錢
糧凡事應與分守守備官計議者亦要議處停當
而行其衡永二衛每年各量撥官軍五百名轉班
戍守合用糧餉悉照原擬而行仍聽各該鎮巡官
節制調度不許偏執害事其江西大庾上猶廣西

富川賀縣廣東連州及乳源樂昌連山陽山四縣
及韶州守禦千戶所地方與郴永等處縣分相連
去處亦聽爾一體往來提督仍要差遣健步人役
遠爲哨探遇有盜賊生發卽調所在官兵民快人
等互相策應相機剝捕務使兵威振舉盜賊寧息
軍民安業地方無事庶副委托各該官兵人等有
哨報稽遲違令悞事者輕則提問叅處重則以軍
法處治爾爲憲臣受斯重任尤須持廉秉公正已
率下毋或輕忽縱肆自取罪愆爾其勉之慎之正

德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陳璧撫治荆襄流民

勅諭湖廣按察司副使陳璧朕惟湖廣地方廣闊流民數多恐歲久生事致貽後患今特命爾前去往來荆襄漢陽等府公同叅議等官專一提督所在有司巡視地方撫治一應流民其已附籍者照例存卹俾各安居若有爭奪田土聚衆劫掠爲盜等項聽爾量情懲治應拏問者拏問如律輕則照例發落重則鈕解來京若所在或有貪暴官吏豪橫

軍民人等生事欺害者一體拏問究治以後各處
人民或再有逃移來者卽審其來歷明白遣回原
籍復業毋令積聚貽患地方蓋治民以撫卹爲本
尤貴於勸懲有方若使官方奉法循理不加科害
俾良善者皆得安生克惡者不免刑罰則人心孰
不懷服其合行撫民之事聽爾等與三司計議停
當而行遇有強盜聚衆及草寇卒發一面馳報鎮
守巡撫官知會一面調所在官軍民兵相機撲捕
毋致滋蔓爾受朝廷簡用必須公廉勤慎正己率

下務稱任使如或因循苟且不能禁革奸弊致豪
猾恣肆小民失所必罪不宥欽哉正德十二年十
二月初五日

趙體敬任四川糧儲道

勅諭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趙體敬今特命爾專一
督理糧儲帶徵料價不許干預別事每年及蚤會
同布按二司掌印官將稅糧留存起運數目派撥
明白隨照憲綱事例與分巡守管屯等官親詣所
屬乘時徵收糧價或本色運赴原定倉庫交納爾

仍往來巡視禁革奸弊府州縣管糧官并提調正
官敢有縱容里甲書算人等將錢糧侵欺借貸及
各倉官攢斗級有與衛所官旗人等串同虛出通
關并各衛豪強刁潑官旗軍舍人等有挾制包攬
作弊者事發干礙軍職并文職五品以上指實具
奏其餘官員人等徑自拏問爾受茲專委須持廉
秉公正已率人催徵以時出納惟謹俾糧足民用
民不告勞斯稱爾任如或因循怠忽致有違悞罪
不輕貸爾其勉之慎之萬曆五年閏八月初二日

疏

國朝

請復督撫巡歷地方疏

臣吳 璣

題爲請復督撫巡歷地方以責成察吏安民之實

效事竊 臣七年縣吏四載銓曹承

恩內陞薦歷卿寺茲復蒙

皇上特賜簡拔擢授今職又蒙閣臣傳奉

天語丁寧教戒藹若家庭顧臣何人受

知若此敢不竭盡微忱勉副風紀以圖報

高厚於萬一竊惟國家之大本繫乎民而民生之大命繫乎吏所謂察吏以安民乃當今第一急務也然天下之事循名貴乎責實而百聞不如一見我

皇上明燭四海思周萬務於凡中外諸臣缺出及差遣任使猶

御門引見親定取舍近因謁

陵告成尚且巡行邊塞詢問疾苦特加軫恤豈好勞哉

凡以期於真知灼見綜核名實而已夫督撫之在地方受

皇上察吏安民之寄者也每事當體

皇上真知灼見綜核名實之意而後不負厥職乃今功
令督撫於

命下之日卽不許見客而一方之民情土俗鮮有聞矣
到任之後守令不得叅謁上官而屬員之年貌才
力無由識矣塞聰閉明深居省會凡有舉劾不過
據道府之揭報憑胥役之訪聞耳據道府之揭報
則道府或各任其愛憎憑胥役之訪聞則胥役亦
自行其毀譽故真者未必揭而揭者未必真實者

不盡聞而聞者不盡實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
派而私派愈增雖多由不肖督撫之縱欲庇貪錮
蔽成習而其間一二賢者亦未見有攬轡澄清之
實則亦由巡歷久停見知有所不及而上下相蒙
故耳今我

皇上於督撫員缺業已慎簡而委任之矣既托之以揚
清激濁之權宜使盡其廣視遠聽之道况自軍興
以來吏道甚雜民困多端今當海宇蕩定之時正

澄叙官方之日請亟

勅令直省各督撫於所屬地方親身巡歷體驗民隱採
訪輿情凡所舉劾務期聞見不爽名實相符以仰
副

皇上察吏安民至意夫如是而猶有大姦漏網巨蠹未
除則非該督撫之徇私溺職卽其冥頑不靈也白
簡斯在孰敢寬之而或者謂督撫巡歷郡邑地方
勞苦不得休息臣竊以爲不然夫地方之苦樂視
督撫之賢不肖何如耳使其賢也則必能絕送迎
却供應減從星言過而不擾也使其不肖也則雖

高臥會城而暮夜之餽遺踵至卽閭閻之雞犬不寧矣尚何休息之有焉臣從責成察吏安民之實效起見字多逾額伏乞

睿鑒施行

請復巡撫道員管兵疏

臣吳 璵

題爲請復巡撫道員管兵之制酌裁提督增設總兵以爲久安長治之規事臣竊惟天下之大猶一

人之身也必文武合一互相維持然後呼應靈而得臂指之用冠履正而無倒置之虞自文武分而

巡撫道員無一旅之衛提督總兵俱各建高牙擁
重兵平日剝軍剋餉縱軍虐民人莫誰何及一方
有事環視而起爭先助逆者類皆提督總兵也而
撫臣如馬雄鎮道臣如陳啓泰輩雖懷忠義之心
空拳莫施惟有從容殉難自成節烈而已向使各
有兵馬之任調度之權則必能奮其闔門死義之
勇而效命疆場矣豈但束手以徒死哉今海宇賴
我

皇上神謀乾斷將數十年積重難返之隱憂一旦廓清

而底定之

臣

竊謂宜及此時亟復舊制使巡撫道

員仍各管兵將不緊要省分提督酌量裁去而卽

以所裁之將與兵歸隸巡撫道員標下將各處總

兵增設員數而卽以一鎮之兵酌量分爲數鎮以

聽總督巡撫提調節度在平時則力小勢分旣不

生鷹揚跋扈之心遇有事則頤指氣使又絕無尾

大不掉之患於以善後銷萌久安長治道在是矣

如果

臣

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敬陳開化鎮地方情形疏

臣張凌霞

奏爲敬陳邊界情形仰祈

睿鑒事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臣賈摺差回欽奉

硃批奏摺臣跪讀之下感懼交集伏念臣庸劣菲材蒙

皇上授以總兵重寄自知萬難報稱乃蒙

聖主勉以據實使得終身之領要

訓以安靜使知邊地之良謨臣受

皇上教育生成之恩莫可名言謹將奉到

上諭另摺奏

謝外所有

臣

職在邊方則所屬邊情自應熟悉

臣

於

上冬巡查沿邊山川形勢內外夷情逐一親歷查
得所屬三府地方皆連外域交阯原我屬國安南
王黎氏恭順素著雍正六年我

世宗憲皇帝加惠遠籓猶賞給馬白以外四十里之地中

外民夷婚媾相通耕鑿相問原相輯睦自乾隆四
年沙人矣長在交作亂其餘黨矣揚莫康武相繼
爲匪頻年猖獗守土諸臣旣恐沙匪私入內地誘
我夷民亦恐沙匪被交兵追逐竄入邊境乃於乾

隆七八年間加兵堵禦將沿邊津梁概行填塞安設六十一卡嚴禁出入惟馬白大路直達都竜設有稅口凡往來商民俱在稅房掛號給票放行如有疎縱該管文武均干處分立法未爲不善但究竟中外之田土未能分割民夷之姻親未能斷絕且矣揚盤踞於交之安北府莫康武竊據於交之保樂州而安南王因內訌不息積弱因循清理無期致沙匪等嘯聚日衆率其揭竿執挺之徒蠶食交境將與開化接壤千有餘里之地盡爲匪有止

都竜一處貼近馬白仗我兵威失而復得因彼地產有銀廠猶且貪心未饜屢行攻奪是近日之開化且與沙匪接壤矣彼矣揚等雖畏我

天威從不敢仰窺內地然該匪等聚集已久勢難解散更聞有江廣流民在內主使恐難保無越境勾結狡詐生事之弊防範之道尤宜謹密然

臣

週視情

形遙遙將近二千里犬牙交錯非人力之所能防而荒僻夷區四通八達卽攀藤編竹皆可偷越從

前雖存留官兵駐劄馬達以資彈壓然時異勢殊

究與現前之邊防無濟臣擬於馬白緊接都竜之處再量增兵練並遵乾隆十六年欽奉

諭旨提鎮帶兵行圍之例於每年冬季酌帶官兵由馬

白一帶空闊之處申明紀律振揚威武旣可以習

我戎行亦可以懾彼奸匪再查外匪入內必潛踪

夷寨內夷出外必素有形迹則保甲之法誠爲緝

匪弭奸之要務臣現在實力舉行簡明出示令通

事人等番譯曉諭如有與外匪往來及容留在寨

隱匿不報者均按法連坐又製遊巡旗牌差委員

弁於沿邊各隘梭織稽查如有沙匪漢奸在我內地卽盤實解報若止尋常因事入口者卽懲責逐出如此固不必出境追求亦不以輕罪姑息似亦寬嚴並濟因時制宜之道蓋邊方之釁固不可啟中外之防尤不可忽臣惟有時時凜遵

聖訓虛心妥辦務期中外民夷畏威懷德相安無事以仰副我

皇上柔遠寧邊之志意耳恐厯

聖懷用敢瑣屑附陳伏乞

睿鑒

臣凌霞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奉

硃批覽奏俱悉

據實陳奏疏

臣

張凌霞

奏爲據實奏

聞事竊查開化地方素有烟瘴而風土濕熱所產人物瘦小氣力單薄兼之夷多漢少遇有糧缺急難招補卽有入伍最易潛逃是以從前鎮臣皆以姑息爲寬厚以鎮靜爲萬全不加振作以致兵馬數目

缺額甚多臣現在督率將備預選壯健之人記名

註冊以備充補遇有逃匿嚴拿懲治令知軍紀至
各技兵丁逐加考驗核其優劣定爲等第鼓其心
志其軍火甲械生息錢糧逐一清理嚴杜弊端期
歸實用並將汎卡量移高爽以避烟瘴之灾制給
藥餌以治染患之毒禁革擾累申嚴巡緝疊經拿
獲奸匪豪強假差嚇詐竊盜惡丐造賣賭具等起
通報交縣嚴究在案營中員弁多屬平庸臣已將
顯有劣蹟者揭報

題叅餘當極力教戒酌其可否次第辦理其外委馬
兵糧餉牽扯不清之處亦經詳咨督提咨部改正
各在案惟查馬達一地有駐防官兵一百餘名土
練七十餘名每名月給銀米計年需費一千六百
餘金原係乾隆八年沙匪侵掠交趾恐有竄入內
地添設此項兵練堵禦駐防者臣查開化所屬與
交趾接界二千餘里在在可以出入僅守馬達亦
有何益况牛羊一汛現有官兵足資策應而磨山
副汛復有弁目亦可協濟此項兵練應合撤回以

省繁費至開廣一帶層巒疊嶂箐密林深川原卑
濕氣候常燠所產五穀收成遲早不一如各夷民
中有沙儂僂夷性喜濕熱多種水田其熟較早裸
羅土獠性喜高燥多耕旱地其熟稍遲他如瓜果
蔬茹亦因地熱則先成地涼則後實至夷民種類
雖多然均係愚懦非若他處苗獠之獷悍刁頑者
可比惟在地方文武清正持已廉謹飭屬絕其濫
派擾累等弊實心撫綏可永保敕寧樂熙皞於萬
年

臣

當與同事文武勉而行之再本年七月陰雨

畧多山水漲發

臣

恐有妨禾稼隨徧循阡陌親歷

查勘當有民夷人等驚爲罕見各挈老幼歡忻駢

集

臣

從容慰問雨水收成及耕作疾苦僉云此地

四面皆山但遇驟雨河水卽漲不過頃刻可消本

年雨水調勻禾苗秀實將次收穫若天時晴朗儘

有十分收成惟瘴癘侵人食鹽昂貴且多匪棍竊

賊肆行滋擾言及於此其容不禁蹙然

臣

撫諭云

我

皇上聖明文武盡職所有豪強奸匪現在查拿禁革爾

大谷縣志 卷六
一
等諒已共知或一時耳目未周仍有暗行擾累之
事不妨隨時稟報卽當爲爾等除害夷衆悉皆忻
忭臣復將

國家子惠遠人輕徭薄賦體恤保護靡所不周之良
法美意詳晰宣示更敬譯

聖諭各條俾知綱常倫紀啟其孝友敦睦之良各夷咸
歛神靜聽額手傾心依依不舍盡日始散可見邊
方士庶均可勉策卽蠢爾愚夷未嘗不可化誨視
以爲愚彼亦終愚曉之以道亦知近道全在率之

而已目下收穫已畢約計收成實有八分以上以
至九分不等米價大減咸稱爲近年所未有所轄
之廣南營成熟更早惟刈穫時適遇連陰稍有蒸
損分數畧減廣羅協氣候稍遲亦屬豐稔各處地
方安靜民夷樂業是皆仰賴

皇仁溥被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現將營中各項陋弊亟宜更革者臣另摺
列陳外所有邊方兵民情事及籌辦緣由理合恭
摺馳

奏伏乞

皇上睿鑒

臣凌震

不勝惶恐瞻望之至謹

奏

硃批所奏可嘉另有旨諭

請外省州縣巡守城門兵役酌定名數疏

臣孟生蕙

奏爲外省州縣巡守城門兵役宜酌定名數以專責守以昭慎重事查城垣爲保障之資倉庫錢糧而外防閑盜犯最關緊要各地方設立兵弁分駐

巡守雖職有大小兵有多寡而守城則一也且所謂守者原令督率兵役加意巡緝使奸匪斂跡百姓安堵方於地方有益非僅每月操演數次遂云無愧職守從前邸抄內見有護陝甘總督畢沅參

奏保安縣流犯羅大椿偷竊典史騾頭扭落城門鐵鎖逃走一案嗣見審擬覆奏摺內疏稱各縣城門向惟派撥門軍並不另派兵役看守

臣留心訪

問門軍一役不過一二人司其啟閉設當更深夜寂此一二人者竟高枕而臥遇有盜賊潛行要犯

逃脫誰復過而問焉者一縣如此他縣可知陝省
如此他省可知在保安縣一案已奉

旨將文武員弁革職以爲怠玩者戒但法以懲創於事
後弊宜防範於未然且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
不備我

國家承平日久物阜民安在閭閻可以享太平之福
而慎微謹小在地方不可無意外之防

聖諭所謂持盈保泰安不忘危卽此意也應請

勅部行文各省督撫令其飭屬酌量地方繁簡以派兵

數多寡每門或六名或四名派定名數輪流巡守
無許擅離其地至汎地繁多之處或兵役不敷派
撥卽於地方官民壯班內補派無不可通融辦理
再令文武互相稽查倘有仍前不派兵役巡守者
卽揭報各上司叅處如此立定章程則耳目衆多
巡緝較密於盜犯不無裨益而城垣益昭慎重矣
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

訓示施行

請酌籌興修城垣以工代賑疏 臣 溫常綬

奏爲酌籌興修城垣以工代賑以廣

皇仁事竊查今年直隸各屬偶被偏災仰荷

皇上高厚鴻恩先事截留漕糧五十萬石又屢

頒諭旨緩徵借糶嗣因貧民就食京師

特恩設廠十處煮粥復於城外添設五處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凡

聖主格外之深仁實非小民意中所敢望 臣 奉

命巡視中城辦理飯廠每日每廠領賑者二千餘人十

廠約計二萬餘人而城外五廠趨食而來者恐亦不少臣思貧民流移之後

皇上尚隨地以施恩若於本籍經理俾口食充裕不致流移更爲妥善伏思以工代賑原屬救荒之一策因檢查科抄直隸省五十六年年終彙奏城垣有坍塌應行緩修者三十七處有現在勘估應行酌修者十四處如保定天津河間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屬均有應修城垣若卽於目前一面估報一面興修則城工早得完固不至坍塌過甚糜費錢糧

而各處災民旣邀

皇上賑恤之恩復得趨事赴功藉工作以充口食在籍者庶不致再就他鄉而外出者亦可聞風歸里更沐

皇仁於無旣矣再現在各廠領賑貧民已多天氣漸寒可否

勅下順天府於空曠地面搭蓋蓆蓬以資棲止出自

皇上天恩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

檄

國朝

諭民積儲檄文

邑令

高繼允

梁山人

檄諭鄉耆里長軍民人衆蓋聞耕三餘一耕九餘
三王政之本也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穀賤則
增價而糶以利農常平之法也今

國家常平之法無邑無之然僅置於州郡一有凶荒
其受惠者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遠村僻壤
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升斗之粟哉隋開皇

中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卽今之義倉是也但義倉之制雖各里所同建而日久弊生難免豪右侵漁里胥箕歛之患奉行不善總視爲具文然則今之爲計其何施而可或曰朱文公建社倉一所請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自後隨時歛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

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
雖遇凶年人不缺食此似可通行於郡邑然里社
豈能皆得人如朱子者經紀其事又豈能皆得如
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一不得人則百弊環生
矣今者爲爾民切要之計莫若家自爲畜戶自爲
積有可均易流通以濟荒歲之所不足今使每十
家共立一倉擇其素所洽比者每於有年各家輸
米若干石擇其老成謹練者掌之遇有歲祲量出
所有以自給其餘准社倉法貸之加息之法如制

無論村落大小鱗次比偶各自爲儲旣無吏胥紛擾之嫌又無社長因緣爲奸之患且日積月累自有崇墉櫺比之象豈非利己而兼以利人者哉今與爾民約以今歲爲始當秋成日官親蒞各鄉核驗其十戶中有能踴躍建倉積儲者給與旌獎其或一村之中違令不行究明所以必加懲治不貸檄到如律令

諭民興修水利檄文

高繼允

檄諭遠近村庄里長社長耆老百姓等蓋聞古者

因地以制宜量能而興事然後可與經始可與樂
成今將遠引溝洫之書講周禮之制與夫白公史
起之成績爾民蒙焉不知所謂且以官何重勞苦
我爲也晉地山高水偏多風少雨溢潦者十之三
旱乾者十之七農民倚天爲歲故雨於春則種否
則夏田無青草雨於秋則收否則秀苗仍棄物人
事之失孰任其咎哉夫古之爲治者未嘗不因勢
而利導也漢唐以來汾晉之水皆爲民利其在鄰
縣如晉祠下則有難老泉文水則有甘泉千畝諸

渠孝義則有廣濟渠其他疏通灌引溉民田者無數陽邑河渠如五馬象谷等不下十餘道乃當大雨時行水勢泛濫渠道淤塞橫流漂沒奔沙激湍昔之所爲民利者今且爲民害豈非人力不盡之故與今與爾民約有司先相地形之高下因原隰阪險之宜凡爾里民毋靳於力毋怠於時訂以秋成之後鳩工興事按方啟土上疏其源下濬其流巨渠道底深廣一丈上倍之連村接落村以小大各出夫若干名其支渠小堰深廣之數如之務使

經緯錯落脈落分明不得苟且塞責凡此者將俾
爾民一勞永逸善作善成也嗣後雖有天時無常
旱則資其灌溉潦則藉以宣洩磽瘠之地可以肥
饒山澤之區均堪種植亦安有農泣於田婦嘆於
室者哉舍此不務而木穰金饑之運冀其長盈旱
乾水溢之年不悔失策且有召之不從令之不應
以及佻黠曠悞者罰無赦檄到如律令

序

國朝

明知大城縣武公守城死事序

邑令陸

炯

平湖人

古今卓然不朽者惟功烈爲最著亦惟功烈爲最難非文士咕嗶所得而辨也是必有光明俊偉之才正大剛毅之氣然後可以出而成大勲光祿武公洵其人歟公幼抱大志攻舉子業慨然有天下志登鄉薦後出尹直隸大城縣以大受之器而小試一邑人以爲不足於用而公不以邑小而少慢

大谷縣志 卷之六
彈力撫字歷三載如一日神君慈父上下交頌此
固他人所難而不足爲公重也有明之終流寇竊
發干戈搶攘所至殘破慘不忍聞公繕垣葺城率
其平日孚信之民効死守之鄰近州縣皆遭陷沒
而大城獨全賊往來數次百計攻圍公亦百計拒
之卒保無事賊竟遠颺夫以彈丸之區而有磐石
之固以顛沛之象而獲衽席之安公之績誠偉矣
當是時武臣宿將強甲鉅戈敗亡者不可勝數而
公與其里巷之人指揮部署明示方略保孤城於

川潰堤決之際謝元之却符堅真卿之拒祿山不
是過也於是能聲上聞至尊動色方將大用倚爲
長城而公以勞勩致疾遂致不起嗚呼其才其氣
卓卓如斯古所稱可以寄百里之命者非公其誰
哉其子昌齡兩伏闕上言遂得卹典贈光祿少卿
余待罪太原以辛未秋初奉令攝太谷篆公會孫
魁捷以公傳示余兼徵序言余讀之肅然起敬以
公爲間氣所鍾其方略過人使得握節重鎮秉鉞
申原則所建樹當有不止於是者而惜乎以一令

終也然而位雖不高而志則已顯揆厥功烈以之
彪炳天壤光垂史冊何多讓焉余不文約指其大
概俾天下後世知功烈之不朽可以起頑而振懦
也是爲序

杜鳳麓詩集序

陸 炯

杜生蓋不得志而隱於詩者也予捧檄來太谷杜
生以耳失聰未嘗投謁然繹其詩想見其爲人讀
書落落寡合假吟咏以寄情誠有遠於流俗者矣
夫人果遠於流俗何論遇與不遇杜生卽老於布

衣高懷逸韻良足多也予未遇時足跡徧海內中
有所感輒成吟咏成進士後復留京師五年繙閱
昨編涼激之音不堪再讀今杜生以不遇其咏愈
苦其調愈工然終不失詩人忠厚之旨太谷爲陶
唐遺俗而風近於剛讀此溫厚和平之章可以化
強勁而士之汲汲於進取者得一蕭然物外之人
更可以砥浮競矣是爲序

送邑侯呂公歸中州序

武一韓

吏有吏之才有吏之體余謂百姓得有才之吏不

如得有體之吏蓋肆應之才非無補於煩劇然或不勝其紛更之擾若有體者持已簡重蒞下端嚴有才而善用其才不屑事事更張而閭閻已陰受其福吾於邑侯呂公有深契焉呂公爲中州貴族宋世理學名臣輩出明萬厯間公高大父新吾先生爲山右中丞勲業炳著於茲時也已卜其克昌厥後矣公少秉英姿昂昂有千里志辛酉歌鹿鳴於鄉壬戌成進士謁選都門得太原之陽邑邑人聞之喜曰是固呂大中丞之後其先人大有造於

我晉後起者必能繼其家聲矣比下車鳴琴堂上
看鳥山前不欲與谷人多生一事殆所謂有應變
之才濟以持重之體故能不震不驚使一邑士民
相安無事之天歟平居惓惓不置者尤以興隆學
校爲己任念諸生講肄無地更建書院於察院舊
址度始觀成公於此暢然滿志焉然工甫竣而公
又告歸觀碑記諄諄一篇之中三致意公之志於
茲可見矣公蒞任三載惠政清風士民多被其澤
鄙人雖衰憊方將扶杖山隅以觀政績之成詎知

一旦賦歸來於公之志則得矣要豈我陽邑福哉
公今者驪車載道將陟綿山登太行南下矣維時
邑之人士不忍公之去也設供張祖道郊關外進
爵而歌曰高山峩峩流水湯湯公之去兮懷吾鄉
我之懷矣戀公棠歌闋公爲悵然者久之酒三行
揮手登車而公自此遠矣

龕山詩集序

吳省欽

南滙人

伯川孟生字靖瀾一號虛舟三晉太谷人也己丑
夏從予爲應舉之文卽舉亦未嘗倖矣顧試屢不

利以其暇學才調集中詩數千里馳寄予温麗有
則不害於作詩之旨乃告以詩特應舉之一而文
固有舊業焉今年春京邸再見則鬢鬢然以貲注
佐齏政萃嚮者攻時文之力於詩詩亦不復爲應
舉之體予抱腹疾淹月人有言伯川知醫且數起
危殆因屬其審劑而投之忽忽遽疑沮閱旬日復
診良已間集其前後所爲龕山詩請序於予龕山
者伯川所居南二十餘里磨龕山志地家多不載
而巖壑蒼潤爲太谷遊眺之最伯川以山之名不

出其鄉而世之柄文者不知其文與其詩若不能
不亟標榜者自予觀應舉之文其高下得失決之
者不過參半以今日之所試明日又試之而放與
否不必盡合伯川爲應舉之文不亟亟爲應舉之
詩乃其文不見知矣卽其詩人豈必盡知之雖然
君子不務乎人之知而務乎己之可知未可知而
知倖也可知而不知命也今置身科第者流不必
人皆有集而蕉萃專壹不得志於時之士一聯之
俊一語之佳流傳或至萬口伯川比雖中落而少

襲豐厚所裁就頗可觀以彼衡此業可以無嫌於
時第因其心之嫌者而用之詩必日益富且工而
知不知姑無論焉初伯川入都或欲致之門下輒
謝曰鄭元雖大儒邴原終不以師事而顧嚴事予
予知其質之大可造乃方書證治之效之著者嚮
固未及知今試以言醫者言詩發題證候也別裁
脈訣也徵材藥物也漢魏至唐宋大家名家方劑
也語曰學醫人費學書紙費伯川費紙而未嘗費
人以醫之有可知知其詩之必無不知伯川勉乎

哉

記

元

開河碑記

曹大清

蓋聞修水利者皆代天施而長地力使民衣食源
源所以足公家之用耳昔三代之時溝洫之泐替
而趨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禮曰蓄水以防蕩水
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於溝洫而之田野
蓋有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
乾之患先王通九州陂九澤溝洫脉絡布於天下

則無適而非水利也秦自商鞅井田廢而阡陌作故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隣田而河內之民以富鄭白公鑿涇水於秦谷而關中遂爲沃壤王景重修芍陂廬江之境大登馮臻始立鏡湖會稽之人獲利迨我皇元混一區宇酌古準今設立都水監分命有司舉行其政於天下委之州牧泊於縣宰通溝洫之渠復陂湖之水旱魃爲厲則引而溉之雨害粢盛則決而注之令民自便不禁其時是可以上資國計而下慰民望者也今太谷縣之東南有

惠安之蒲池一所在西莊之正北沾溼之口向西
大塔石之近南淵泉時出以十分爲灌溉特惠安
與王誨莊二八注水已有定例惠安注訖八分王
誨莊二分其餘社分並無水利每值大雨時行山
河泛漲數年以來水勢不常渠道壅塞橫流西去
漂沒侯城之地數十餘頃衝突太谷之城池三十
餘年無纖悉之利而有復隍之害也幸蒙河南行
中書省委劉公約禮行太谷縣尹兼守禦斷事官
來臨是邑整理庶務間備奉樞府明文近爲瀕河

水利之事委令本官提調凡可以興舉去處從便
開挑官爲悉力成就公規規於撫字之暇遍歷鄉
村相視原隰親詣於奄谷之口料量高下之地經
營利害之原具陳實迹採畫圖本呈復省院規措
人夫七百餘名遂委理問前都漕運使司令史李
公克宏一同監督提調是工於是歲上巳三月之
有三日經始開於惠安獲利之渠閉塞其太谷侯
城爲害之處我公從朝至暮不遑暇食惟日孜孜
荒度土功不逾旬而功畢矣於戲春而澇夏而旱

此天時也旱有以備之而不至於乾水有以防之
而不至於溢此人事也人固不能必天之無水旱
天亦不能以水旱困夫人者誠我公處之有素而
不待於已水旱之後是乃救時之急務也屬郡之
民知其爲利之甚旄倪歡歌頌聲載路以贊美德
咸願立石一日耆宿王從禮等謂予曰公自下車
以來甫及二載於民之利則興之於民之害旣除
之惟公是務恪謹厥職蓋以忠於君利於民而已
請爲鐫刻之文永之金石不亦可乎予固辭曰孤

陋寡聞班班管見豈足以叙公之實效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是以忘其固陋採摭前聖之言故爲是記以俟後之觀風者有考焉譽公之德豈不增光於當代耶故又繼之以辭曰於穆劉公獻康之裔學優經史德如蘭桂一心奉公片言折獄曰循曰良匪貪匪酷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士高其行民獲其利德澤宏流恩沾下土荷鍾爲雲穿渠爲雨漑我田疇長我禾黍是刈是穫如山如阜餉於公家貢於王所衣食元元富億之口

明

增修太谷縣儒學記

山西周
提學

宣

莆田人

太谷縣儒學始修於嘉靖癸未九月歷甲申五月
工成舊大成殿北枕明倫堂南臨通衢儉百武以
其制之陋不足以隆王祀成祿將也則升殿於堂
之址而崇之廣八楹脩九楹蓋視昔之一而倍其
二焉前殿爲墀墀之廣視殿而脩又倍之並墀爲
列祀之廡廡爲屋各二十有五楹而南屬於大成
門附門爲鄉賢名宦二祠翼祠爲更衣所規其前

之窻而半之爲泮池池之南爲櫺星門門之外衛以二綽楔署其左右彰一代崇祀之典示觀嚮也殿右極北爲尊經閣以庀六經列圖史暨我朝諸制書閣之右爲公廩爲饌堂爲神庖又左爲諸校官廨舍右爲神器庫直其前爲明倫堂堂之楹之數如殿而制殺焉示有尊也堂之下爲庭左右爲進德修業二齋其次爲號房房之楹各一十有九而東以重門嚴出入焉凡庀財七百八十有五緡以邑諸大姓之樂義者出之役人力三千七百有

餘日以遠近民之食力者充之度羣材九百九十
餘木石四百七十有餘尺甄埴礪鍛之屬稱是林
壑之產與民之善藝事者供之爲地廣三十有五
丈脩五十三丈有奇學舊地與市近旁民地之隙
者在焉董其役者鄉耆民杜子壽相其規者校官
韓景憲總其成者知縣劉奎耀承巡按御史王公
意而爲之也邇予以較士往視焉殿觀山竦閉閔
星煥堦序砥平簷宇翬翔丹雘雲纈而冠裳濟漆
之容絃誦謳啞之音復輝映於芹風桂月之外若

不知其地之介於埃壻間焉者於戲盛矣惟是學始創於宋崇寧成於元至大屢修於我朝洪武永樂成化以來而廓大峻整之規至是備焉意文化宣蔚固自有期而鼓動嚮往之機亦存乎其人歎昔子產佐鄭鄉校是因文翁守蜀政先文教猶足以揚道風流千禩而况於銜天子之命專激揚風勵之防者邪公名秀字士英萊陽士族巡晉一年務持大體嘗屢修臨晉趙城太原祁石諸州縣儒學此則其事最鉅成最難而迹之尤不容泯者也

是爲記

修太谷城記

邑令

賈西土

真定人

太谷古晉陽處父采地其故城在陽邑後周始遷
今縣治土城也數百年相仍卒未之改夫天地間
物成有時非偶然也今邑之境裾大鹵背忻代去
邊陲不數舍往歲北兵掠石州游騎曾弄兵是地
賴城池之保障者詎不重且急但有司憚更張避
勞怨無望已卽銳志任事者又或不有上之人諄
諄然度之謀之告誡之亦無以興厥事且齊民難

與慮始鮮不委咎有司曰今且烽火未息胡爲而興是工何勞我如斯也績用弗成職是之故歲甲戌分守冀寧道劉公漢儒爲右叅政行部至邑見茲城延亘千七百丈許俱土築且間有礮沙幾傾摧卽屬余曰茲城也磚之可乎余以工重費煩民不堪命爲辭公曰一勞永逸所裨於地方甚重其何辭之與有於是量功計三年底績余總理其事簿王顯寵尉袁金督其工土官王降胡瑩等三十人各分理之畫成請之監司達之大中丞鄭公

洛奏請諸朝俞允乃興是工嗣陝之崔公鏞繼撫
晉土尤留意茲舉移於道獎厥執事衆心益勵民
忘厥勞得以次告竣焉是役也肇自乙亥三月落
成於今歲五月土易以磚甃沙者因之而整爲巖
巖之勢矣且低愈高薄愈厚平漫可跂於昔者今
視之陡峻莫能昇嗚呼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從來
舊矣何太谷之城迄今始磚焉此物之成有時也
城旣磚矣舉干戈之民而厝之衽席勞之一時而
永貽千百世之利謂非斯民之幸不可也西土叨

守斯邑四載餘矣自慙無功德於民而惟修是城職也曷足紀也特以數千百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時舉之有成功焉豈偶然歟余故書之以彰太谷之幸尤以紀保障之跡於不實云

諸葛武侯廟碑記

程 易

大丈夫處草昧之時不爲則已爲則能立綱常正名義皇極旣危而再建國運已絕而復興求克當其任者誰與諸葛武侯一人而已侯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斯時也曹氏據中原孫氏霸江左

勢力豈能動其心哉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草廬
慨然而起由是馳驅於戎馬之間奉命於危難之
際治兵講武以肅軍政科條嚴明賞罰必信終能
鼎足三分再興漢室左右兩朝鞠躬盡力知無不
爲又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遂欲圖帝業於
中原興復劉氏之疆土何其大也奈何功業未就
中道云殂然立綱常扶皇極使炎運幾灰而復然
神器幾絕而復續伯仲伊呂遠過蕭曹宜其血食
萬世矣太谷縣南十餘里曰咸陽其谷口舊神祠

以關張二神並列左右歲久日深廟宇摧朽門牆
傾覆神象暴露里人弓德福自前己酉歲鳩工聚
財補葺增廣簷宇翬飛惟神像損壞未及繪畫而
卒其子仲禮於丙午歲割己財召工匠補其塑像
金碧生輝可謂能繼先人之志矣一日求記於余
余謂侯之名與天地日月同其大有不待祠而顯
侯之功與岷峨劍閣爭其高有不待記而名古者
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侯豐功偉績傳於世者顯遺風餘澤入於

人者深伸禮以一念之誠使廟貌輪奐如是不惟
知所趨向抑亦使後之觀感者有所敬仰而歸慕
焉不爲無補也

國朝

新開水門記

榆關
刺史魏一鰲
新安人

乙未之夏太谷郝侯以三晉治行第一中丞陳公
特疏

上聞哀然膺師帥之選薦牘列開水門一事而未詳
也且聞長吏之談卓政百姓之歌父母者稱太谷

不置嗟乎郝侯何以得此聲施於上下哉頃者過其邑客杜子華馨舍詢所以杜子曰微公之問馨亦竊有請也我侯善政未易更僕數其大者如禮學校審編徭免僉派勸徵輸他如修壇壝改南門增文昌閣開玉帶街二年間百廢具興創修水門特其一端耳然實關一邑之大利害焉何也邑西北隅勢卑而受水厯年陰雨積潦成壑將昔日之坵屋鱗居者望之一浩渺巨浸也且有所匯無所出彈丸百堵岌岌乎淪陷是虞害孰大於此者我

侯憂之乃屬紳衿耆老議開水門一座衆皆樂從

爰本形家之言從天干壬字鑿城放水鳩工於甲午之五月至七月七夕日落成數年積水始不得爲患且水壅滯城中則爲患導濬城外則爲利西北鄉村引以灌田利孰大焉諸人士方謀鉸石以永厥功請公記之魏子聞之嘆曰此真古之良吏哉中丞公之以二千石薦也洵知人矣泚筆記之使後之人有蔽芾甘棠之思焉公名應第字維三中已卯科順天鄉進士北直之新樂人

烏馬河渠碑記

邑令

司馬灝文

鄞縣人

晉陽本唐虞舊俗其地有渠道卽古之所謂溝洫也灌漑農田動關民生命脉爲利甚鉅而爭端亦易起其弊在於利已而不顧損人有地方之責必察之以持其平谷城東北胡村里居民不下千室歲輸糧約千計地畝寬饒農功資水於前明初村民各出工力剡渠一道引烏馬河水從桑子村上流而下距二村十里許而桑子村人垂涎已成之利常豁堰奪水以灌已田往往構訟俱經前任公

斷有案予於雍正元年九月蒞任因豁堰控告卽
行親勘夫以胡村厯久開刻之渠而屢欲爭撓一
不直也桑子村止灌地七十畝胡村灌地逾百頃
以少害多二不直也毀他人之堰而捏稱佔用民
地混爭於開渠數百年之後三不直也方將庭訊
判其曲直隨有桑子村知理向化之民願請照舊
例具息勿爭據胡村人白無瑕胡安等稱嗣後伊
等不許毀豁大堰霸使渠水如瑕等渠內地畝灌
畢有餘水放下方許下渠灌溉據桑子村楊正芝

戴璽等稱遵照舊例灌溉永不爭訟各具遵依在案是所云舊例正係胡村之渠應屬胡村使水其餘水令桑子村灌地日後如桑子村人豁墾多事卽不遵舊例自干法究予奉檄來莅茲土兩村之民豈容岐視况

聖主勸農之詔親灑

宸翰直省水利時宵旰勤勞

各憲宣播

皇仁休養生息上應天和歲登屢豐爾小民宜化爭訟

共享太平之福胡村紳士耆民咸來請曰願公有
文銘諸碑以靖囂競嘉惠百姓予忝史官其詞也
直不能餘情於譽第據實出之且使後之宰是邑
者有所考証焉其渠甲規則自萬曆十一年有劄
至康熙五十一年縣又給印照循舊行之不復備
書

重建永濟橋并河神廟碑記

杜可柱

鳳山東馬明王谷其泉衣帶水耳磬折而走南城
之隍瀕隍之暎仰灌溉焉跨隍而橋曰永濟疏瀹

功疎則川壅爲澤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不循軌而橫齧之所至爲河伯都勢也然則水之安瀾橋爲之橋之重也較然矣顧歷久不治漸次龜坼因循至康熙壬子四五年間遂大潰不可收拾公私之厲揭者咄嗟載道居民草具畧徇而咄嗟者如故也明府河津趙公輕騎而至佇立伊嚶越明年癸丑乃興役凡石之泐者易什之二缺者補什之三工五閱月而告竣然水之順逆橋爲之而匪止橋爲之波臣効順與有靈焉於是建廟之議起先是

並城而廟陋如衛士區廬今欲廓其制財力嵒窳
難於繼也鳳陽右衛李守戎希春致金爲倡其嗜
義者翁附之洎乙卯遂割南贍寺地爲一畝之宮
建殿三楹繚垣爲院肖金龍四大王像旣落成命
白衣庵僧司扃鐻典香火焉世稱蔡君謨通靈陽
侯至今讀萬安橋碑未嘗不肅而敬之今橋與祠
並建川后坐鎮河流允翁亦事之昭茲來許者矣
其鉞規而理者勤而有功哉姓名俱識之碑陰

鳳山書院碑記

邑令

呂崇謐

寧陵人

天下事之成敗遲速莫不有時當寬然有爲之日
或欲爲之不得及得爲且爲之幸底於成矣而或
不能身與其間以暢發其素志之所欲觀鳳山書
院益令人寄慨焉余壬申仲冬謁選令太谷至則
覽山川而按形勝見其南枕鳳山之秀復有烏馬
象峪諸河爲之襟帶其風氣則敦龐其人物則樸
直而文章爾雅之士復彬彬蔚起其建立則浮圖
寺觀之壯麗所在林立唯義學湫隘不足以容生
徒竊心賞其風土習俗之美而病其輕重之未權

也既迺與諸生講學會課諸生不以余爲迂而相
得甚懽顧每課則寄跡於文昌宮至期又或牽於
案牘不過一至其地以與諸生晤談於杯茗間意
往往未盡及覓得暇晷而諸生又皆散處村落不
能萃聚以圖一會每懷歉然癸酉仲春因與邑紳
士議建書院於察院廢基俾諸生肄業其地而余
亦得時相過從以與上下其議論邑紳士咸以爲
然是日余首出俸金以倡而踴躍以捐者逾千金
蓋人心之好義也若是苟沿是而竟其事卽庀材

鳩工何難計月觀成顧或以爲迂遠不切也阻之
遂中輟甲戌冬復申前議嗣捐者又得銀千餘金
余復以地方之歸公者佐之而書院之修至是始
決其創始之難如此爰是度工於乙亥之三月越
丙子八月終落成焉而余適以病告休矣向使始
議無阻則余與諸生揖讓於其間久矣乃遲至於
今始克告竣而適會余病休時則余之不獲與諸
君子周旋講習以有此樂也殆有數存其間歟抑
余又有望焉夫書院之建非以博浮名飾觀美也

又非徒爲獵取富貴利達之地也必得篤行好古之儒爲之師日以明體達用之學相課督將以之進取則挾持有具即使老於畝畝而經明行修蓋亦鄉邦之望也以視夫剽竊記誦之學奚啻霄壤哉是則余所拳拳於心而不能刻置者然已不獲身蒞其事矣倘後來君子監於茲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則文教之昌將於是在余雖退處僻壤也能勿頌明德而快然於心乎是役也計費銀二千六百餘兩已輸之金不足又貸三百金以濟之

至董理厥工成茲盛舉皆賴諸紳士終始經紀之力云

新建鳳山書院記

武一韓

嘗考書院莫盛於宋鹿洞鵞湖皆講學之所故一時多經明行修之儒稽之明初谷邑建有鳳山書院鼓舞振作人才蔚起如白君珣劉君觀劉君昇數科中發解者三文風甲一郡何其盛也明之後葉漸多忌諱書院廢而人文不逮於前迨闖寇兵燹後地方凋敝士之登賢書成進士者寥寥也幸

蒙

聖祖仁皇帝右文崇學士沐薰陶至康熙丙子科中正榜者二副榜者二文風漸起已卯秋吳侯戾止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侯蘭陵名進士也季有試旬有課如是者數年迄戊子辛卯甲午丁酉科第蟬聯入彀者皆侯門下士至癸卯爲

世宗憲皇帝龍飛元年特開恩科杜子首瀛領鄉薦第一與前明劉白諸君子後先輝映遡厥淵源要皆吳侯遺澤云是歲秋會稽司馬侯以文學侍從之

臣出司民牧開繁穰書院延辛丑進士杜君先瀛
爲師而甲辰丙午兩科獲售者皆二人嗣是科第
漸盛壬申冬呂侯來蒞茲土侯爲中州宦族宋世
理學名臣輩出明萬厯間侯高大父新吾先生曾
爲山右大中丞勲業彪炳天壤載在人口至今猶
頌明德於不衰侯甫下車卽以建立書院爲先務
捐清俸若干金谷邑紳士聞之咸踴躍樂輸添修
五鳳共捐若干金卜於廢察院舊址建大門三楹
闕講堂五楹東西廂各五楹後正房五楹東西廂

亦各五楹旁建廚房倉房馬棚共二十三楹繚以垣牆經始於乙亥年三月落成於丙子年八月工甫竣鹿鳴報捷者三今而後文風其日盛矣乎然侯之意匪第爲多士講科舉之學也蓋倣鹿洞鷲湖之規俾多士崇尚實學經明行修務以古聖昔賢厚自期待處則爲幽獨可信之人出則爲國家有賴之士區區以文詞博取功名富貴抑猶未矣抑余更有望者莫爲之前無以創莫爲之後無以繼後之蒞茲土者其無使鞠爲茂草而隳侯今日

之功也可侯諱宗謚字士寧號靜菴河南歸德府
寧陵縣人乾隆壬戌科進士

遊耐泉記

孝廉

姚孔碩

桐城人

耐泉去邑城十里源出鳳凰山下其味甘冽可釀
故泉以耐名焉余辛巳夏由京師來陽邑至則訪
山水之勝欲遊覽以志其概而豔稱茲泉者比比
焉逾時偕衆友人共載以往出郭行數里漸抵山
麓覺無可得之佳趣余謂友人曰今日之遊僅此
乎越數里見其林木森疎中有波流湧發潺潺之

聲與耳謀從者曰茲耐泉也視之則荇藻披紛竟
池含綠此際群喧俱寂惟倚澗邊老樹聽鳧鷖
啾之聲而已時方秋半日色冷楓樹間晴空滿目

四望如一更披衣攀躡歷隆道宮坐其精舍良久
有細流涓涓從石佛髻中出漸灑軒楹間仰而望
之諸峰插漢峭壁飛烟欲尋源陟鳳山之巔而夕
陽西下恐不逮矣遂休憇小亭席地而坐舉杯相
屬卽景聯吟已而月出松間微明散布石上至此
猶不欲歸蓋自別桐鄉山水讌遊之樂無有過於

此者余因思天壤間勝地與人相遭皆非適然藉
余由京邸返江南亦烏能與諸君子暢叙其間而
偏有多方作合成茲遊之勝然後知天下有心向
往或終身不能一履其地者雖病於羈紲亦負此
時物多多矣然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流激湍蕪沒
空山柳河東以茲寄慨則今日留連光景志以詩
歌或可傳爲韻事有以慰茲泉之落寞歟顧或謂
茲泉以春水得名明年暮春當舉流觴之事詎知
天下有意期待者或不能得快所觀而諸君子天

涯轍跡合不合未可知也是爲記

重修縣署碑記

邑令 高繼允 梁山人

自北周建德年間廢陽邑舊城徙今治而署始建焉唐宋以來其詳不可得聞已今之規模大畧基於前明武廟時陳公繼昌所營構自時厥後增損匪一昔之所謂東園水閣與夫丞簿之廨署今則久已廢更而其不變者則外堂之制依然也兩階之序依然也鄼侯社神之祠獄庫倉廩之制依然也宅門以內若後堂若居樓若觀音閣雖歲月屢

更而形制不改但日久頽敝能無待於宰是邑者
次第以修舉哉余自己卯歲攝官承乏迄於今七
年始至之日傾圯漶漫不堪覩縷心所欲治力未
克殫乃先其所最亟者建屋三楹於後堂之東偏
以爲治官書省計簿之地又修葺其西偏以爲幕
僚之居遲之而大堂而架閣庫而東西廂以及庫
獄漸次加葺又遲之而寅賓館較前增飾益宏麗
又遲之而卽西偏廢苑舊爲牧地者建倉三所以
廣儲蓄蓋自是而前後內外稍加振飭若夫上棟

下宇改弦而更張則非一朝夕之事方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昔孫可之題褒城驛壁其所以爲守令戒者甚至不獨公署然也凡可以爲民興利者不曰我將去而不爲凡可以爲民除害者不曰我卽去何用如此則廢者修墜者舉豈獨庭除之燕堂廡之殘爲長民者所當殷殷以計者哉故書而誌之碑陰欲後之居此者當更起而振新之而亦以警予之拙也

捐置書院膏火碑記

高繼允

陽邑舊有鳳山書院明嘉靖九年建於縣治西偏
歷久傾廢前邑令呂公蒞止慨然有興隆學校之
志度署左察院廢址廣袤若干畝庀材鳩工經營
堂構不逾年而落成適呂公以病告休是規模初
就而肄業之事未遑也已卯春余捧檄來太谷臨
蒞書院見其堂室巍奐棟宇聿新然惜其不能招
集生徒旦夕獎勸夙將荒爲茂草矣遂捐俸延師
諸生頗翕然趨就然終非經久計逾三年因延邑
中紳士謀給諸生膏火以示鼓勵之意一時衆議

僉同踴躍捐者逾千金自此諸生按月少有所給於余懷藉慰焉夫學校不修挑達在城闕官茲土者之過也若宇舍振興又復選師儒給餼貲凡鼓

篋其中者必篤志講明正學庶幾人材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於此覘焉陽邑雅稱文獻藪諸生頗自奮勵飽食而嬉吾知其免第恐群然讀聖賢書以文章爲竊取功名之路則終不足以見其根柢所以崇實去浮用額以志諄諄諸生勉乎哉方今

聖天子右文敷教黨庠家塾比郡相望以陽邑人文蔚

起之區而書院之建尚待遲之又久可知盛衰興廢有數存焉余雖未嘗與始謀竊賴呂公導夫先路用以力贊其成倘後蒞茲土者相沿勿替將人材輩出可觀文教之成矣至於膏火之捐力有厚薄俱列之碑陰以見邑人勇於從義焉

重修鼓樓碑記

高繼先

鼓樓在縣治前明萬曆年間邑令楊公所建也其樓臺門戶高廣壯麗雄峙一邑之中有年矣歷久未經修輯甃磬不無傾頽楹桷不無撓折向之所

謂高廣壯麗者遂陋其觀余甫蒞茲土卽欲依舊
營度比因年未豐稔不便勞民繼從士大夫之請
並出其所樂輸者爲之擇日鳩工一時趨事之民

熙熙然頗稱踴躍是余夙年欲償之志無事浚徵
於民而竟得以藉手觀成焉竊謂鼓樓之設所以
貯鐘鼓刻漏之具令士民藉以曉晨昏時作息非
徒具瑰偉絕特之觀縱一時臨眺已也而茲樓之
建臨廛市跨通衢鎮日之輿馬遊人蹄踵如織登
斯樓者一望蒼茫可數十里其間閭閻繡錯烟火

萬家不可悉計然後知民生殷富之區兼以

盛朝涵煦百年之久安猷畝而樂衣食不可謂非幸矣至於南枕鳳山之秀復有烏馬象谷諸河爲之襟帶山川風景無不納於樓中因爲顏其額曰大觀此又余簿書鞅掌暇樂得縱觀其上一洗塵襟而差免俗吏之誚者也是工之興始事於乾隆二十六年五月訖工於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其樓之縱橫廣狹悉如楊公舊制所謂無侈前人無廢後觀今余旣以落成爲慰又欣前令創造美意得與

斯樓並彰焉故記之

鳳山書院碑記

孟生蕙

古者化民成俗於學爲首重顧考其制旣以立之
博士學宮及列舍以居學者則曰黌舍學南嚮黌
東西嚮故亦曰橫舍蓋講德問道於是托處焉自
後賢人君子卽其所居及山川名勝之地與其徒
相講習於是其有書院若石鼓鹿洞四大書院是已
沿至今府州縣莫不有之其教法視乎學而人材
頗嘗出其中是亦興賢育才佐國家化成之一也

歲丙子河南呂公崇謚蒞吾邑政多仁厚尤加意
士子卜城東北隅立鳳山書院鳳山者縣南山因
名焉然規模粗具而公歸故里矣邑侯高公嗣任
之明年旣政成事舉遂踵修之拔秀士延名師立
規條厨膳膏火之資具備而公於政事之暇時詣
講業焉此書院所由以盛也然余思事非謀始之
難而繼而成之難夫司一邑其利弊興廢苟其爲
吾力所能爲雖當其難固有所不辭也迨後繼之
者或才有不相及卽才足及之矣又以功不始自

已而置之如是則有其興而何由以成天下事類
然太谷叢爾邑比年取科第者他邑莫能過咸以
爲書院之效使於是陶煦醇懿以講德而問道則
教由是興矣教興而漸推之民可化俗可成矣此
則吾黨所當體公之志以共勉也夫公名繼先字
又華四川梁山縣人雍正乙卯舉人

新建范村鎮分防官署記

侯六德

分防官署者佐令吳君所建也距縣東北四十里
許有鎮名曰范村介於山谷之口垣土堡闢六門

城樓市閣層焉聳峙洋洋乎東七里之大都會也
由谷口而東山路崎嶇僅容隻騎歷遼和州邑直
達東省徐揚雍豫之貨通焉鎮之內有貨廩有客
寓往來行人未易更僕數且遠於縣而稽察疎上
官憂之請於

朝議設主簿一員以爲彈壓分轄七里數十餘村此
署治之所由來也初任沈公經營伊始擇於圓智
寺西偏撥地四畝有奇度爲基址以艱於勸輸遲
三載而迄無成邑侯王公復請於憲蒙陞任撫軍

雅遴佐貳中之幹敏者調補之己亥歲冬而我君
至矣赴省謁上臺卽誠之曰是署也報部早有成
規矣今究無一木一石之運倘行部有過而問者
何辭以對汝往其以此爲先務君曰唯唯下車旬
餘日卽延七里紳士籌辦先借養廉二百兩以爲
倡而一時之踴躍樂輸者逾五百六十金於是擇
日興工身親督率上建官宅十楹次大堂三楹附
堂左右爲班房東西各三楹南以大門照牆壯其
觀又設吏廳以補西缺與東牌坊相望次年又於

堂之東捐俸造屋七楹爲門房爲賓館爲書舍下
及馬廐厨厠皆具焉南隅留隙地周以土垣中建
一亭額曰獨樂鑿池壘石蒔花種柳小作遊憇觀
是役也肇始於乾隆四十四年臘月越二年告竣
舉前令之所難任者君任之如反掌焉此固君之
幹敏所致抑亦仁風素著有以動之爾今歲邑侯
郭公重修邑志余幸君之蒞鎮十餘年比戶得以
安堵故不揣固陋而樂爲之記君姓吳氏名松號
友梅由忻州尉調補今缺其先世稱望族云

重修三義廟碑記

孟廷亮

關帝祠宇徧天下我

國家疊加忠義神武靈佑之封春秋仲丁致祭武科
目謁廟如費宮釋奠禮既已秩在祀典矣下至
村一里服教畏神居人聚而立廟以時祈禱者
在多是然大抵皆專以祀帝而昭烈桓侯不與焉
豈以帝之祀於

本朝爲最隆威顯亦最著昭烈於帝爲君爲兄懼其
尊之有所屈而不敢以並歟抑小民祈福惟知赫

聲濯靈而不暇於他及歎吾以爲帝之心自布衣
以至於封侯至於廟食萬古至於封號之迭晉而
爲王爲帝其心無日不與昭烈桓侯相爲感通者
也心之所感通則其馨香俎豆來格來享亦必於
是乎在而不可以常說拘矣東咸陽村舊有三義
廟不知所由昉規模淺狹不足以供爰侑丙子春
衆議重修捐輸響應自正殿而兩廡而門牆以及
鐘樓鼓樓庖厨客舍黝聖丹漆煥然一新村之人
春秋歲時潔齋禋祀恍然知賁古不朽者一大義

之所彌綸庶祈福之心皆可觀瞻而生慕義之心也夫是爲記

太谷縣重修儒學碑記

任 琚

事生於人心之同然而可以敦教化厚風俗者莫如學校之設故有事於學宮其事易集而功易成此谷邑修葺文廟之舉宜乎數人爲之倡而和之者懽然接踵也適值留心學校培植人才我邑侯顧公於下車之初卽存此意祇以工程浩大首事者難得其人是以未敢輕動然而此念未嘗一日

忘也今者闔邑縉紳善體公意倡爲義舉捐貲勉力惟恐後時亦可以見人心之有同然而學校之鼓舞乎人心者更非偶也先是乾隆五年曾經修葺迄於今已五十載矣年代久遠傾頽剝落固不待言而因時起義亦有未盡洽乎人心者增而補之理宜然也事始於大成殿脊角旣盡更之又因而飾之極其鞏固且加美焉至如崇聖祠東西廡戟門櫺星門以及道德諸坊皆煥然改觀無不完善若夫明倫堂之宜於爽塏軒豁也則高於舊制

四尺有許又特建碑亭於泮池之東西凡廟中碑志悉移置於此或因或創氣象爲之一新是役也計費用不下數千金而成功若是之速其爲邑侯之信孚首事之踴躍何如哉然余竊有感焉學校之設可以敦教化而厚風俗原不專爲科第設而一邑之科第未嘗不因之爲盛衰谷邑自

國朝以來科第豈云不盛抑亦願士之與是選者咸思學校中所以植真品而彰實用者端自有在則所以仰副邑侯廣勵士子之心而期共趨於聖賢

之域者豈以僅登科目爲榮已哉余學未有得而
年已就衰所以勉勉不懈祈步諸君子之後塵以
庶幾無負賢侯之意雖當崦嵫在望而未敢少忘
一焉耳時諸同志商叙修葺之始末於余義不容辭
爰述其公事而更摭其愚見以爲之記云

續捐鳳山書院膏火碑記

邑令

單

燾

高密人

鳳山書院之建創自前令呂君甫落成謝病去高
君繼之萃邑中英俊才延師講習其中所以造士
以襄文明之治意良厚也維時雖設有經費然每

歲所得息僅敷院長脩脯資而士子之供膳闕如以故諸生聚散無常不能萃處一堂朝夕親炙共砥礪夫身心性命之學而發爲文章亦鮮有根柢是兩君之美舉不無未竟之憾矣余蒞任後察其故慨然曰士固謀道不謀食然枵腹而談詩書其何以自立爰首捐廉爲倡紳士等咸踴躍樂輸共勸義舉計得金二千二百一十兩仍依前交肆市行息得子金爲士子膏火之需并立定規條詳明各憲庶可永無匱乏之患焉夫因已成之規而廣

其未備詎敢云有裨文教顧士幸生

盛世沐菁莪棫樸之化得名師爲啟迪更無薪水之累縈其心有志者必爭自濯磨爲鉅儒爲鼎臣以不負無求安飽之素志則余之殷殷籌畫或可告無忝於二君焉是所拭目而望者爾時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穀旦